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歇浦潮

第五十回 泄機關弄巧反拙 訪消息因愛成仇

廚子自出門到回來，並未耽擱多少時候，漢英在家已等得很不耐煩。見了他，問他為何一去多時？廚子回言，我雙腳並未停留，大約小姐因等人心焦，所以覺得時候多了。漢英又問你到巡捕房，可曾看見少爺？廚子搖頭道：「難得很。莫說見少爺了，連門都走不進呢！」漢英驚問所以，廚子便把和門崗巡捕對答的話，一一向漢英說了。漢英聞言，暗暗吃驚。心想壽伯等都是哥哥同學，自日本遊學回來，向住上海，光復後同入軍政府辦事，並未到過別處。而且都是良家子弟，見政治不良，意圖革新，或者有的，至於偷盜搶劫之舉，料他們未必肯降格出此，緣何有外省移文來提這句話呢。想必廚子蠢材，頭腦不清，胡纏錯了，這件事只有自己出去打聽，方能明白。怎奈巡捕不令人出門，教人有法無使處。不過今天已在昏夜，出去也未必有甚法想，還是待明日天明，再作道理便了。主意既定，即命廚子退去。自己走到樓上，見了老母，詐說已出去打聽過了，乃是件極小之事，哥哥暫留捕房，明日必能回來，望母親不必耽憂。老太太聽了，那裡放心得下。母女二人，整整的愁了一夜。次日清晨，漢英起身，往門口看看，仍有兩個巡捕守著，不過已換了班，不是昨夜二人。這二人的相貌，也比昨夜兩個和善。見了她面上都帶著笑容，毫不像有惡意。漢英原不比嬌羞怕見男客的女子，大膽上前，問他們道：「你們二位奉著誰的命令守在這裡？為何不放我們進出？」一個巡捕笑答道：「我們奉的自然是外國人的命令，也不是不放你們進出。因你這裡窩藏強盜，昨夜搜索未周，沒找到完全證據，所以派我們守在這裡，不許屋中人私運物件出去，以備日後重搜。倘有形跡可疑的人前來，也須逮捕。你們如若光身出去，自然無妨。」漢英聽他說出窩藏強盜四字，不覺又吃了驚。暗想這句話緣何與廚子所說的相同，莫非壽伯等當真作過強盜嗎？不如向巡捕問問，或能知道端的。便問：「你說什麼窩藏強盜，這強盜叫甚名字？因何破案？你可以告訴我聽聽嗎？」巡捕詫異道：「你難道還不知道，莫非你不是這屋子裡的人麼？」漢英道：「是雖是的，不過我們只知這屋中都是安分良民，強盜從何而來，我們卻不能知道？所以請你仔細告訴我們聽聽。」

那一個巡捕搖頭道：「昨夜恰值我落差在外，只曉得大略情形，若問仔細，須問那一位，他昨夜正在寫字間當值呢。」還有一個巡捕笑道：「適才我沒告訴你嗎，你倒把這好差使薦給我了。我請問這位大小姐，是不是姓談，昨夜帶進去有個姓談的，是你何人？」漢英回說：「是我哥哥。」巡捕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件事幸虧你們住在租界上，有外國人保護。不然你哥哥和還有那四個人，准得送命。但現在性命能否保全，還未可預料。如若那邊交出完全證據，我們外國人雖欲幫忙，也無能為力。因耽擱你家的四個人，從前曾在清江浦地方，和王大肚子、陸老窩子搶劫典鋪殺人放火，王陸二人已在當地拿獲正法，他四人逃來上海，久緝未獲。昨兒有一個當初和他們一同犯劫的小嘍，名喚賈見正，在南市被偵探拿住，供出這四人住在你家，據說還有賊物藏著，所以行文捕房，會同外國包打聽前來捉拿。昨夜拿到巡捕房，依內地來探的主意，當時使欲帶回去轉解清江浦歸案訊辦。我們外國人因沒搜到賊證，而且那邊也只要一紙公文，並無別樣證據，恐有別情，未肯答應，要他們將賈見正解來審問明白，始允引渡，現押在巡捕房中。你哥哥雖非同黨，卻是窩藏，不免有罪。為今之計，惟有請一個有名的外國律師，解公堂這天，前往辯護，或可減輕罪名。若能不引渡內地，就可保得住性命了。」

漢英聞言，吃驚非小，知道巡捕之言，必非虛話。但壽伯等也決不致做強盜，內中必有別情。當時也不再和巡捕多說，向他道了聲謝，回轉裡面，心中自忖，這件事還是告訴娘的好呢？還是不告訴她的好？告訴了她，恐她年高人急壞身子。如若不告訴她，又恐她日後知道，抱怨自己蒙蔽。想到後來，決意寧使自己日後受老太太的埋怨，不願此時口快告訴了她，令她耽憂。現在哥哥被禁捕房，無論這件事是不是被人陷害，依那巡捕之言，請一個律師，代為辯護，雖然多花幾百塊錢，縱使無功，也決不致有過。好一個剛決有為的談漢英，她想到這裡，並不猶豫，立即更換衣服，出來找尋律師。她自己英文程度，本來很高，也不用翻譯傳話，自和律師當面談判。律師因未究案由，須得盤問國魂的口供，故與漢英同赴捕房，先和頭捕接洽過了，又在押所中提出國魂。國魂身子雖然被押，心中並不懼怕。見了漢英，反安慰她，教她和老母不必憂愁，普天之下，逃不過一個理字，虛則虛實則實，誣我們讀書人為盜，誰能相信。我知道內地偵探，因我們都是民黨中人，貪功圖賞，意欲將我們賣與政府。又因我們身在租界，無法逮捕，才生出誣良為盜的法兒，想蒙蔽捕房，當作盜案辦理，允許他們引渡，說什麼轉解清江浦歸案。只消一到內地，就可由他們做主了。他們用計雖狡，無奈我等喉舌尚存，豈不能當堂揭破，何足懼哉。」

捕頭聽了，喝他不許多言。律師略略向國魂盤問了幾句話，因案中著重壽伯等四人，又請捕頭將他四人提出。國魂知道漢英已替他聘請律師，心中甚喜，又央律師也替壽伯等四人代表辯護。律師應允，因須一個個問話，故在捕房中耽擱了不少時候。問罷出來，漢英自回家內。見守門巡捕正向一個探望的人盤問來歷，那人見了漢英，忙說女士回來了，為何你家用巡捕守著門，不容我進內？漢英見這人便是儀芙，想起那天汽車肇禍一節，心中頗為懷恨，意欲不去睬他。猛一想適才哥哥說誣良為盜，是內地偵探意圖拘捕民黨的狡計，那天汽車也有偵探暗算的嫌疑，汽車是他借的，而且他從前也和壽伯等一處辦事，為何昨兒內地移文捉人，偏偏不列他的名字，前後都有可疑，別是他一個人搗的鬼麼？幸他正在癩蝦蟆想吃天鵝肉，我不免用計探出他的口氣。如果是他作祟，我便可將此言告訴律師，也容易開脫我哥哥和壽伯等罪名了。心中想著，面上賠笑說：「原來是尤君，裡面請坐。」

巡捕見他和漢英招呼了，遂也不再攔阻。兩人同到裡面，儀芙問他令兄那裡去了？漢英實說道：「哥哥昨兒不知為了何事，給巡捕連夜捉進去了。」儀芙聞言假作失驚道：「怎說？還有壽伯等呢？」漢英道：「何消說得，自然也一同捉進去了。」儀芙聽了連稱奇怪，口中說著，兩足直向壽伯等臥房而去。漢英隨他進內，儀芙第一眼先看壽伯床底下那只皮箱。回頭見漢英隨著他，不敢動手開看。一屁股在床沿上坐下，對漢英說：「這件事真是奇怪，你可曉得巡捕房因何來捉他們的？」漢英搖頭道：「我如何知道。適才我往巡捕房打聽，據說為盜案牽累。試想我和你哥哥多年共事，可曾見他作過強盜沒有？這句話說來叫小孩子也不肯相信的。」儀芙搖著頭，連說奇怪。又道：「你在捕房中可聽得他們說有賊證麼？」漢英正色道：「既不為盜，何來賊證，尤君此言從何說起？」儀芙臉一紅道：「女士不可誤會我的意思。捕房中既未搜獲賊證，足見你哥哥等都是無罪之人，我們也可辯駁，要求捕房釋放他們出來了。」

漢英歎息道：「究竟我是女流，見了外國人，已覺害怕，哪裡還敢辯駁。可憐我只有一个哥哥。又沒第二個親熱些的人兒，可以代我出力。也是我自己眼界過高的不好，當年學堂裡有個姓王的教員，向我求婚，我沒有答應，不然此時倒也可以作個幫手了。」說罷粉頸低垂，彷彿要哭出來的樣兒。儀芙見了，頗為不忍，柔聲道：「女士何必傷感，令兄素來安分，料想內中必有別情，或被壽伯等所累，我尤某對於壽伯等四人，雖不能擔保，但令兄一人，我卻可以勉盡微力，保他無事，不知女士可用得著我效勞？只恐女士當我外人看待，用我不著罷了。」漢英聽罷，舉目看儀芙面上，頗露激昂慷慨之色，暗想適才我只含糊告訴他盜案二字，並未說壽伯等被人扳出搶劫，我兄窩藏，緣何他倒知道我兄為壽伯等連累，這句話便是個大大破綻。況他又不在捕房辦事，焉能獨力擔保我哥哥無罪，顯見內中有弊。因此更不肯放鬆，眼望著儀芙嬌聲說：「尤君此話當真嗎？」儀芙笑道：「我豈敢欺騙女士，但不知女士可肯當我自己人看待？」

漢英聽說，粉面上頓時漲得緋紅，忍怒強笑道：「那有何難，不過你須答應我一件事，限你今天調查明白，究竟我哥哥因何被捉，此中有何作用，將什麼法兒為他開脫，查得明白，也可顯顯你的能幹，那裡你向我說什麼，我就無不答應了。」儀芙好生得意，呵呵笑道：「這件事不須調查，我已略知一二。因你哥哥從前與我鬧過意見，外間一班人還沒知道我同他業已講和，所以常有風聲吹進我耳朵裡來。他昨兒被捉，面子上雖說盜案，其實都是偵探使的瞞天過海之計。因租界上協緝盜案，最為容易，若能人賊並獲，便可馬上引渡。壽伯等都是政府通緝的黨人，若將通緝文到租界上協捕，外國人便要認作國事犯，不免多方留難，故而改變

方針，誣他們為盜，以便立刻引渡，幸虧證據不足，還在捕房押著。不過一個人既為偵探所注目，便彷彿傳染病的人，微生物充滿血管，萬難倖免，好在他們只注重著壽伯等四人，將你哥哥作個陪客，罪名還比他四人輕些，所以我可以擔保你哥哥決無大礙。只消將壽伯等四人丟開，請一個得力的律師，專為你哥哥辯護，說他幼時曾與壽伯等同學，後來天各一方，不曉得他們為非作歹，誤留他們住在家裡，不知不罪，認些罰款，便可了事。女士以為如何？」

漢英聽了他這一片話，宛如他自己將設計陷害壽伯等的狡謀，親口招認，不覺氣憤填胸忍無可忍，陡然斂住笑容，桃花面上，滿罩冰霜，戟手指著儀芙罵道：「姓尤的，你這衣冠禽獸，還要裝甚麼假面目哄人。我曉得私通偵探，誣良為盜，都是你一個人的狡計。前天故意教汽車開往華界，也是你的陰謀。天幸半路中出了亂子，未能遂你之意。你一計不成，又施二計。現在你又欲妄想於我，代我划策，出爾反爾，禽獸不如。老實對你說，我談漢英早和姓王的有了婚約，你休得做夢。就是我不和他訂婚，也不能嫁你這個畜類。明兒我就將你適才一片話，告訴公堂上，教他們知道你們這班當偵探的人一味害人，不顧天良的辣手段，以後不再受你們之愚，看你們再有什麼新法兒想出來。」說罷，怒氣勃勃。儀芙聽話頭不對，不等她說完，已一溜煙逃走，心中好生後悔，不該說話太直，被她聽出破綻。見了運同，也不敢提起此事。只說談家門口有巡捕守著，不能進去一看賊物是否還在箱內。運同也無可奈何。這邊漢英也將儀芙漏泄的口風，告訴律師。律師怪他不該當場喝破，任他脫身逃走。理應哄他到我寫字間內，將他口供錄下，日後便可依著這條線索辯護。如今他既自知機關敗露，暫時決不敢出面。明日上堂，便不能將他之言當作偵探誣害的憑據，豈不可惜。漢英後悔無及。其實做律師的，都和醫生一般，天然有種嚇人手段。無論事輕事重，在當事人面前，必須說得加倍鄭重以便從優索酬。這律師口中雖說儀芙之言無用，心內卻把這句話當作駁案主腦。第二天上公堂，先向問官發表說：「被告等都是民黨要人，請堂上注意。近來官家偵探，對於民黨中人，每用種種狡計，誘捕圖賞。這種事在英法租界，已發現多次，敢請堂上對於原告見證，格外留意。」

那原告見證，便是前文所說南市破獲的盜伙賈見證，身穿長衣，剃得很光的頭，雙手雖被銬著，面上時露笑容，對著押他來的偵探，不住擠眉弄眼，彷彿所犯的罪，不在他自己身上一般。此時聽了律師的話，不知怎的忽然面色改變。就是堂上中西二官，也頗有所觸，遂命壽伯等五人一字排開，令賈見正逐一指認。賈見正聞言，嚇得面如土色，眼望著押他的偵探發呆。那偵探也面紅耳赤，連向賈見正使眼色，令他快認。見正無奈，只得硬著頭皮上前，指著國魂說：「這人便是曾壽伯。」

壽伯聽了，忍不住好笑。堂上令見正再認，見正又把壽伯指為復漢。美良、楚雄都沒認錯，因供單上只有壽伯等四人，國魂並不在內。復漢站在最後，見正挨次認去，把復漢當作國魂，便宜他沒被拖進。堂上見此情形，已有幾分明白。再研究原告供辭，也頗有矛盾之處。再看被告等四人，都是文質彬彬的讀書人模樣，不像殺人放火的強盜，又經律師反覆辯駁，愈顯得被告都是正當政黨，確被偵探貪功誣害，圖謀引渡，欺蒙當道。問官頗為震怒，陪審領事更憤不可當，便欲判將中國偵探和賈見正二人收押西牢，治以應得之罪。倒是會審官因那偵探雖然可惡，究竟算是政府用人，若在租界上治罪，辦一個偵探事小，有損中國國體事大，所以極力和西官爭回，將偵探賈見正二人押往內地軍署，自行懲辦。壽伯等一干人，當堂開釋。

國魂回家，漢英將儀芙曾來歪纏，吐露口風各節，對他說知。國魂等益信此番風波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確係儀芙一個人從中作祟，很歎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以後決不能再當他朋友。幸虧儀芙也頗知趣，就此不再出現。租界當道，雖將此案辦得頗快人心，猶恐界內真有盜匪匿跡，不免被內地偵探藉口，因此嚴飭各捕房選派探捕，每夜往各旅館客棧檢查，如有形跡可疑的人，混跡其間，准其盤問來歷，隨時拘捕。包探徐阿珊，也奉了上官之命，在四馬路一帶旅館中調查。有一天他查到一家中等旅館，先翻他們循環簿，見本日新到的寓客，內中有個吳君夫婦，旁邊加注一行小字道：其婦某國人。阿珊見了，頗為動疑，心想中國人既能娶某國婦女，必是富人，富人又何必住這中等旅館，其人行跡，未免可疑。當下看他住的是五十三號房間，隨命茶房帶領他往五十三號一看。阿珊見了這個吳君，不覺破口稱奇。原來此人非別，便是從前相與倪俊人姨太太案發逃海外的新劇家吳美士，還帶著一個東洋婦人，美士見了阿珊，也不覺呆呆一怔，暗說不好，此人乃是俊人的心腹，怎麼我吳美士倒運到這般地步，今兒第一天歸國，劈頭第一個熟人，便遇這個冤家。若被他重翻舊案，帶我去見俊人，豈不是自投羅網。此時也顧不得有茶房人在旁，只可難為他兩個膝蓋，一彎腿跪在地下，說：「徐伯伯多時不見了，我向你請個安，萬望你不可告訴倪老爺，說我已回上海。實因我在東洋，已是吃盡當光，連下處錢都化不起，所以溜回來的。不然，我決不敢自投羅網，到這裡來尋死的。你老伯伯素來寬宏大度，決不計較我小人過失，請你把從前那件事揭過，只當沒有這句話。自今以後，我還得求你老伯伯照應照應。今兒我先給你叩兩個頭罷。」說時連連叩首，倒把阿珊弄得不好意思起來，慌忙將他拉起道：「你這朋友，何必行此大禮。從前我們不過奉公差遣，也不是有意跟你過不去。如今上頭既不逼緊，我們自然也不來難為你。不過你自己還得識時務，暗藏些兒，倘若仍舊要堂而皇之，出頭露面，有朝被前途得知，鬧出別樣事情來，那時莫怪我姓徐的不肯幫你的忙就是。」

美士連說這個自然。阿珊見他衣衫襤褸，面有菜色，一時動了惻隱之心，教美士坐下，自己也拖張凳子坐了下來，問他出門後的經歷，何以弄得如此狼狽。美士離申時，本帶有無雙送他的七百餘元金葉，和自己原有百餘元當頭，黃百城送他的五十元，除去船費開銷，到東洋時猶存八百金左右，足夠入學堂唸書的經費。無如美士浪蕩已慣，意馬難收，到了東洋，無拘無束，那裡還想到無雙勸他的說話，顧什麼讀書上進。他在上海的時候，就久慕東洋下處女人的大名，所以一落下處，就結識了個當地女人。後來交結了留學界，手面更闊。因中國留學生在東洋，雖然不乏熱心求學之士，但有班富家子弟，留學二字，不過哄騙父母的名目，其實何嘗念什麼書，天天徵逐花叢，狂嫖濫賭。家資富有的，固然沒甚希罕。可憐美士所帶資本有限。怎能和他們並駕齊驅。所以沒幾時就就床頭金藉幸他朋友多，這邊借借，那邊湊湊，居然又被他挨過多時。其奈朋友有限，花費無窮，漸至百孔千瘡，一屁股都是債。朋友處一而再再而三，勢難第四次開口借貸，欠了下來，也沒法應付。美士急中生智，便哄他相與那個女人說：「我本是有錢人家的兒子，因父母強要我娶一個不齊整的女子，我心中不願意，一怒就跑到東洋來，幸得和你相識，千里姻緣，也是前生注定。現在家中已有信來催我回去，允許我自己做主，愛那個便娶那個，我和你愛情也不為保所以我想帶你回到中國去文明結婚，成其夫婦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

婦人聽了，覺得甜蜜的十分有趣，當下一口應允。美士又說：「我此來帶錢不多，用到現在，業已罄盡，若寫信回家去匯，不免又要耽擱一兩個月，豈不誤了我二人的佳期。如不等家中匯來，奈這裡欠的房飯費，和回去船票之資，都無處設法，如何是好？」那婦人聽說，想了一想道：「船票錢果然是少不得的。房飯費還在其次。我歷年積下的薪工錢，大約可以夠我二人往中國趁二等艙的船費了。」美士道：「房飯費呢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房飯費由他去就是。」美士笑道：「不給房飯費，房主人如何肯放我們出門呢？」那婦人低聲道：「我看你帶的行李，也值不了多少錢，何不丟在這裡，光身出去，假說和朋友出門遊玩，一兩天就可回來，我先買張船票，在碼頭上候你一同上船，待房主人發覺時，你我已在大海中流了。」

美士大喜，當夜又往朋友處借些衣服物件，在當舖中押了錢，準備大大撒他一泡爛屎，到輪船開班這天，那婦人先告假出去，美士如法泡制，辭了房主人，趕到輪船碼頭，那婦人已買了票等著他。美士見她還帶著許多大包小札，心中暗暗好笑，上船不多時，就開離碼頭，說也有趣，美士從上海到東洋時，是逃走出去的。這回從東洋到上海，也是逃走回來的。一去一來，脫不了一個逃字，可謂始終如一。今天船到上海，美士對那婦人說：「中國人規矩，新婦見翁姑，必須設席，請齊親戚，一同見禮，否則禮為不恭。你我暫時未便回家，只可先借客棧住幾時，慢慢的打發人通知家中，教我們預備好了，再行回去不遲。」

那婦人信以為真，隨他到這客棧裡住下，恰巧當夜被阿珊查棧房遇見，盤問之下，美士未便將真情告訴他知道，只說到東洋因水土不服，一病至今，盤纏用盡，不得已重回上海，想換一個名字，仍舊做戲，求你老伯伯替我幫忙。阿珊搖頭道：「你打算在大英地界做戲，雖然可以換名字，只怕認得你的人太多，仍舊不免危險。惟有華法兩界或可去得，你若因暫時沒有錢用的話，我這裡有二十塊錢，不妨借給你權時救急，也不枉你我相識一常」說罷在身畔摸出一個紙包，丟在美士面前。美士頗出意外，心中感激萬

分。阿珊又問他那夷婆是誰？美士一時回答不出，呆了一呆，方說是同船相識的，因省費起見，所以合借一個房間。阿珊已知就裡，微微笑了一笑。美士忽然想起無雙，問阿珊道：「老伯伯你這幾天可曾見倪家姨太太？」

阿珊道：「見雖見過，不過她是太太們，我等乃是下役，所以無事不便講話。」美士道：「不知老伯伯可能替我通一個信給她，說我已回上海，住在這裡，請她得便，打發一個娘姨到這裡來，我有一句話說。」阿珊聽說眉頭皺了一皺，暗說你才得了性命，又想吃天鵝肉了。當時本欲不答應他，無如被他老伯伯長伯伯短，叫得十分過意不去，只得說：「這句話我暫時未便答應你，且待見了姨太太，看能說不能說，再作道理便了。」美士聞言，當又叩頭道謝。阿珊走後，婦人問美士剛才那人是誰？你為何見了他只管磕頭？美士笑道：「他乃是我父親的朋友，分屬長輩，我中國古稱禮儀之邦，小輩見了尊長，無論什麼地方，必須磕頭為禮。因你還沒認得他，不然也須對他叩頭呢！」婦人又問：「這長輩來此則甚？」美士道：「他奉著我父之命，來此探望我們，好擇日預備回去。」那婦人點了點頭，又指著阿珊給他的那個紙包說：「這是什麼東西。」美士道：「這是長輩給我的叩頭錢。」說著打開紙包數了一數道：「恰正二十塊，足夠我們十天用度呢。」婦人聽說，就抱怨美士道：「你方才為何不招呼我也給這長輩磕幾個頭，豈不可以多得二十塊錢呢。」

不表裡邊二人講話。再說阿珊出了客棧，自己頗覺好笑，暗想我阿珊生平，只講究賺別人的錢，不意今兒糊裡糊塗，被那廝叩了幾個頭，倒貼出二十塊錢腰包不算，還要替他往來通信，真教我自己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。當夜並未往無雙處報信，到第二天早上，自己先打聽後人昨晚宿在卡德路公館，才放膽到愛爾近路倪公館，說有事須回倪老爺。娘姨回說：「老爺不在這裡。」阿珊道：「老爺既不在此，就和姨太太說，也一樣的。」娘姨道：「姨太太還睡著呢，你請坐一會，讓我去看看。」一面奔到樓上，喚醒無雙說：「包打聽阿珊有事要回老爺，我告訴他老爺不在家，他說對奶奶講也一樣的，現還坐在樓下，還是叫他停一會來呢怎樣？」無雙伸了一伸懶腰道：「阿珊什麼事，清早就來，你喚他上樓來說罷。」娘姨領命，將阿珊喚到樓上，站在床前。無雙眼皮半開半掩的說：「阿珊你找老爺甚麼事？他昨夜沒住在這裡，你莫非已到那邊去過，那邊教你到此地來找他的嗎？」阿珊道：「那邊公館，我還沒有去過。這件事我只消對奶奶說夠了，我今兒特為著奶奶從前那個兄弟的事前來的。」

無雙聞言，猛吃一驚，疾忙抬身坐起，舉目見娘姨還在旁邊，便說：「娘姨，你下去看看樓下水燉開了沒有，我要喝盅熱茶。」娘姨應聲下樓。阿珊便把美士回申，現住在旅館，托我帶信請奶奶打發一個娘姨前去說話等語，一一告知。無雙聽了，不勝詫異。暗想美士自那年動身之後，並未給我消息。也沒托人帶信告訴我在東洋作什麼事，讀什麼書，我倒很為牽掛，恐他身子或有不快，不知他為何忽然回轉上海。又不知怎的左不托右不托，偏偏托那阿珊帶信，真令人不可思議。正欲問他從何得見美士，不意那娘姨已端著茶上樓來了。阿珊告辭出去，無雙也不能再睡，披衣起身。娘姨說：「奶奶為何今兒上半天就起來，莫非有事要出去嗎？梳頭的因平日奶奶常在兩點半鐘起身，須待三點過後才來，這時候還沒人替你梳頭呢。」

無雙道：「橫豎認得她家裡，何不去喚她一聲。」娘姨道：「我出去了，只恐沒人服侍奶奶起身。」無雙道：「那不妨事，我還得在被窩中坐一會，你快些坐黃包車前去，喚她到這裡來便了。」娘姨答應去後，無雙坐在床上自想，從前美士走的時候，我教梳頭娘姨送東西給他，曾教他不時寫信給我，以免牽掛，並囑咐他如恐這裡通信不便，不妨由梳頭娘姨轉交，記得當時還寫了一張字條兒開明梳頭娘姨的住址給他，何以他一去至今，消息全無。就使有病，也不致手足不能轉動，連信都不會寫，可見他有事有人，無事無人，身子離了上海，已不把我放在心上。到了東洋，不知怎樣的混鬧，所以連信都沒工夫寫了。況他既知梳頭娘姨的住址，現在回轉上海，就該投她那裡托她通知於我，豈不略為秘密，偏偏托那包打聽帶信，這種人有錢交接他才認得你，沒了錢就認你不得，說不定將來還被老爺得甚風聲，如此冒昧，豈非自己破壞自己的大事。看來或因從前他得了我的錢，已不預備和我再見，故把我給他的地址隨手拋棄。如今回轉上海，大約因錢不夠用，忽又想起我來。無如地址業已拋棄，無處找那娘姨，不得已而求其次。想那包打聽是我家老爺的手下，或能和我說話，因此不顧利害，到茶會上托他帶信。居心如此，令人可恨。況我昔日為著他不知受了多少苦處，本來這班做新戲的，有甚良心，在當時捉破了機關，就該和他割絕。皆因那時兩下子正攪得火一般熱，不免難捨難割，所以貼他盤纏，令他逃往東洋，現在相隔既久，情思漸冷，加以他種種忘恩負義的行為，更教我把他的品格看一個穿透。從此以後，任他怎樣花言巧語，我也決不再上他的當了。不過他現在既來找我，我不可置之不理，怕他當我也是沒良心的婦女。不如教梳頭娘姨往旅館中探他一探，如果情有可原，我何妨再貼他些錢，始終成全了他。倘若有半點虛偽情形，休想得我一文好處。主意既定，自己穿衣起身，喚小丫頭盥水洗罷面，梳頭娘姨也應召來了，見了無雙，笑說：「奶奶因何今兒這般早起，盆湯弄王公館奶奶小姐們正喚我梳頭，被你這裡一叫，我只可回脫那邊，累我少賺了三角洋錢呢。」

無雙笑道：「這幾個錢也值得放在口上，少停我貼還你就是。我喚你來，也不是要你梳頭，卻要你代我去探望一個人。」說時四面望了一望，見無別人，才說：「你可替我到某某旅館第幾號去看看，據說吳少爺現已回來，住在那邊，你見了他，第一要看他舉動是否可疑？有無別人同住？更須問問他在東洋以及路上的一切情形，務須問得仔細，不妨多問幾回，如有前後不符之處，須要記著，回來告訴我，並須留意他第一句向你開口的話，是否講的借錢，別話不妨丟開。倘他提起借錢，你可回他，奶奶沒開著錢莊，哪裡來許多閒錢貼漢。從前鴉片煙一塊錢可買二錢以外，現在一塊錢只買得八九分，所以奶奶連薑當剪土的錢，都花不起，只可零碎挑吸。勸他早些丟了這條妄念，並教他自己問問心，一去多時，和死別一般，不給我消息，現在他缺少錢用，又想到我這裡了，問他對得住人對不住人。倘他不提起這句話，你也休得和他多言，回來告訴我再作道理。」